

京 劇

孔雀東南飛

歐陽予倩 編劇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京 劇

孔雀東南飛

歐陽予倩 編劇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前記

『孔雀东南飛』是我國魏晉時候不具作者姓名的一首有名的長詩，描寫一對在家長專制制度下犧牲的青年男女。這個戲根據原詩編成。故事梗概如下：

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蘭芝，又賢淑又能幹，夫妻情好甚篤。仲卿的母親性情乖戾，蘭芝備遭虐待；仲卿卒被強逼休妻。臨別，仲卿誓不再娶，蘭芝誓不改嫁。

蘭芝回到娘家，她哥哥貪圖聘禮，假說仲卿已另訂婚，逼她嫁給某太守的公子，蘭芝堅拒無效。婚期的前夕，仲卿听到消息，趕到劉家，得和蘭芝在門外相見，彼此互訴衷情，決以死相信守。仲卿去後，蘭芝投水，仲卿也就在蘭芝墳前自縊而死。

這個劇本爲歐陽予倩先生舊作，一九五三年曾加以修訂。

本書根據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京劇叢刊』本重排出版。

孔雀東南飛

第一場

焦母：（唱『四平調』）（焦家客廳。焦母上）

清晨起免不了淘洗打掃，
这些事都應該媳婦操勞，
廚房內不見她哪裏去了！
天到這般時候怎麼還不見媳婦在
廚房燒水，這小賤人既不在廚
房，又不在織絹，她往哪裏去
了？——蘭芝！蘭芝！

焦小妹：（唱）媽媽你叫嫂子作甚麼？

焦母：廚房還不曾燒水，你嫂嫂往哪裏
去了？

焦小妹：（唱）去挑水去了，我去找她來罷！
（上，接唱）

焦小妹：（接唱）有何吩咐，女也可操勞。
焦母：（接唱）不要，不要，我回房去了。
嫂嫂回來你教她快把水燒。

（焦母起立，欲入內。劉蘭芝挑
水上，焦母的丫頭春梅，緊隨入
屏後）

焦小妹：嫂嫂來了。嫂嫂我來帮你挑罷！
劉蘭芝：多謝小妹，我挑得起。

（劉蘭芝見母親，叫一聲，焦母
不理。劉蘭芝挑水直入，焦母目
送之）

焦小妹：（唱『四平調』）
我嫂嫂每日裏早晚操勞，

嫂嫂到井邊去把水挑，可要去
找？



叫母親休管閒事免得煩惱，
年老人也落得快樂逍遙，快樂

逍遙。

焦母：（回身坐下）娶着這樣的媳婦，
怎不教我煩惱啊！

（劉蘭芝上）

劉蘭芝：（唱『四平調』）

到廚房趕快去把火生好，

抽片刻趕織絹不敢辭勞。

看婆婆坐堂前面色不好，

又不知爲甚麼怒上眉梢！

（劉蘭芝正待織絹，焦母叫住她）

焦母：蘭芝！

劉蘭芝：婆婆。

焦母：你的絹織好了幾疋？

劉蘭芝：織好了三疋。

焦小妹：嫂子真是織的又快又好。

焦母：（對焦小妹）多口！——蘭芝，
我教你三天織好五疋，你只織好

三疋，還欠我兩疋，你想怎麼
樣？

劉蘭芝：只因爲媳婦生了兩日病，不曾趕

起，請婆婆原諒。

焦母：哼！裝病我也会！

焦小妹：嫂子是真的病了。

焦母：（怒對小妹）一天到晚就是病。

劉蘭芝：待媳婦慢慢趕起就是。

焦母：唉！你家丈夫辛苦在外，養家活

口，十分不易，作媳婦的也不要

太過偷懶。

劉蘭芝：媳婦記下了。（正要織絹）

焦母：蘭芝！適才你去挑水，去了半

日，爲何回來甚晚？

劉蘭芝：（含笑）適才去井邊挑水，看見

春梅與鄰家的女兒在溝邊玩耍，

失足跌在溝中，媳婦幫她換了衣

服，故爾回晚。

焦母：（登時發怒）啊！春梅这小賤人

竟敢偷偷出去玩耍，跌在溝裏還

要少奶奶來換衣服，那還了得！

焦小妹：這都是小事用不着生氣的。

（春梅自屏後衝出）

春梅：少奶奶，剛才我分明是在那裏晒衣裳，並沒有和人玩耍。少奶奶冤枉人的！

劉蘭芝：這這……

焦小妹：春梅，你这是甚麼樣子！

（春梅不斷地喊冤枉）

焦母：吵吵吵！（指着春梅和蘭芝）你們兩個人都是欢喜這樣吵！春梅）還不跪下！

（春梅不跪）

焦小妹：老太太教你跪下！

焦母：跪下！

春梅：（扭扭捏捏跪下）跪下就跪下了。

焦母：（對蘭芝）少奶奶，我這個丫頭，實在不懂規矩；我年紀大了，沒有氣力，這裏有拐杖一枝，拜託你，請你与我着實的打，活

活將她打死！

劉蘭芝：（往後退）婆婆……（不知所以，

進退兩難）

焦母：你不肯代勞，我只好自己來打。（焦母舉杖打春梅，焦小妹攔阻）

焦小妹：（對春梅）還不滾下去！

春梅：少奶奶冤枉我，我等少奶奶把我打死！

焦小妹：你再不走真的打了。（順手接過焦母的拐杖裝出真要打的樣子）

春梅：（見小妹真打，馬上便走）冤枉我还要打我。（哭下）

焦母：唉！老了，只有這一個丫頭，還容不下，從今以後我只好自己來操作了。

（唱西皮搖板）

一個丫頭也容不了，我只好自己來操勞。焦小妹：哎呀！媽媽真是……



劉蘭芝：婆婆呀！

（唱搖板）

只怪媳婦說錯了，

還望婆婆把我饒！

焦母：算了算了！不要多說，織絹去罷！

劉蘭芝：遵命。

焦小妹：好了，母親也不要生氣了。

焦母：（對小妹）可嘆你父去世太早，

我孤孤單單將你兄妹守大，我也

是個命苦的人啊！（焦母一抬眼

看見蘭芝头上戴了一朵紅花）

喂，你看你嫂嫂头上的鮮花真是

好看！

劉蘭芝：適才在井邊看見此花開了，隨便

摘來戴上的。

焦母：（對着蘭芝作欣賞狀）漂亮，瀟

灑，風流。

劉蘭芝：（把头深深地低下）……

焦小妹：啊，是了。哥哥今天不是回家

焦母：啊！怪不得……（冷笑）挑水就

挑水，又要去看花，絹又織不

好，就是一天到晚講打扮；唉，

可惜我們這樣人家，享不起這

樣的清福。

（劉蘭芝窘極，偷偷的把花摘

下）

焦小妹：媽也真欢喜管閒事！

劉蘭芝：呀！

（唱搖板）

老婆婆說的話尖刀一樣，

一句句都教我痛苦難當。

不打扮她說我裝模作樣，

左也難右也難我無限悽惶！

焦母：蘭芝。

劉蘭芝：婆婆。

焦母：你丈夫在外奔波勞碌，今日回

家，你去多作幾樣菜，去罷！

劉蘭芝：是。

焦母：（一眼看見蘭芝頭上沒有紅花）

轉來！你头上的紅花哪裏去了？

劉蘭芝：（惶惑）恐怕是掉了。

焦母：掉了？你分明是取下了的。賢德的媳婦啊！我沒有說甚麼。我說

你漂亮好看還不好嗎！你何苦與我嘔氣呢？我是個苦命的糊塗老太婆，賢德的媳婦你就原諒我罷！

劉蘭芝：媳婦不敢。

焦小妹：嫂子怎麼敢和媽媽嘔氣，您想過

她罷！

焦母：好好好，又是我的不對，去罷！

去罷！

（劉蘭芝只好無言走去）

焦母：（又叫住蘭芝）蘭芝！

劉蘭芝：（回身）婆婆！

焦母：少時我的兒子仲卿回來，請你在

言語之中爲我留一點餘地啊！

劉蘭芝：（實在是委屈的忍不住了）婆

婆，媳婦有罪情願領罪，請婆婆責罰媳婦罷！（跪下）

焦母：哎呀，折磨死我了！我沒有說甚

麼，何必如此？你还是責罰我罷！

焦小妹：嫂嫂趕快起來罷！這樣反而会教

母親生氣。（搖蘭芝）

（劉蘭芝也就只好站起來）

焦母：我哪裏敢生氣！

焦小妹：（對內一望）喲！廚房裏水開

了，嫂嫂還不快去！

（劉蘭芝低頭泣下，焦母目送之）

焦母：狐狸精！掃帚精！裝瘋賣俏迷男

人。一定把她休了去才稱我的心。（咬着牙把拐杖一頓，打了

自己的腳）

自己的腳）

焦小妹：媽媽你爲甚麼對嫂嫂這樣？

焦母：我本來就不喜歡她。替你哥哥說

了好幾家，他都不要，一定要她，

就被她迷的昏天黑地，我娶了個



媳婦就失了個兒子，那還了得！況且，以前她的身体很好，如今

一天到晚就是裝病，我怕她不能養兒子，不能織絹，還要貼与她一副棺材。我一定休了她！

焦小姑：休了嫂嫂，恐怕不容易再找到這樣孝順的媳婦罷。

焦母：你是我親生的女兒，不要再替外人說話。你秦家表姐羅敷我倒是看上她了，她才真是我的好媳婦啊！

焦小姑：表姐麼？

焦母：你不要說起，我自有辦法。你今後要敢再替外人說話，我就打斷了你的腿！

焦小姑：（微哂；凝思；搖頭）……秦羅敷：（走呀！）

（上唱西皮搖板）

至親骨肉常來往，
每逢佳節應酬忙，

一路行來秋風爽，
且見姨母叙家常。

姨母！表妹！

焦小姑：表姐！

焦母：哎呀，寶貝你來了！你母親怎麼不來？

秦羅敷：我母親近幾天有些不舒服。

焦母：不要緊罷？

秦羅敷：就是有些氣痛。

焦母：哎呀，你母親那樣好的福氣，也會氣痛？

秦羅敷：嫂嫂呢？

焦母：現在廚房做飯，少時就會出來。

焦小姑：嫂嫂，表姐來了。

秦羅敷：表哥怎麼還不曾回來？

焦母：大約就要到了。

秦羅敷：母親知道表哥要回家來，恰好今天又是表嫂的生日，自己身子不好，特地命我來與姨母叩頭，與表哥表嫂拜壽。

焦母：真不敢當，生受了啊！
秦羅敷：姨母請上受我一拜！

（秦羅敷對焦母下拜，劉蘭芝暗上）

劉蘭芝：表姐！

秦羅敷：恭喜嫂嫂！

（劉蘭芝，秦羅敷對拜）

焦仲卿：（內馬來！）

（上，唱流水）

只爲謀生久在外，
好容易告假回家來，
只望老母多安泰，
望見家門我笑顏開！（下馬，
進門，大家歡躍）

焦仲卿：母親！

焦小妹：哥哥！

焦母：我兒！

秦羅敷：表兄！

劉蘭芝：官人！（微笑）

焦仲卿：母親請上受我一拜。（拜）兒久

離膝下，少奉甘旨，怨孩兒不孝之罪。

焦母：生受你了。

秦羅敷：我給表哥道喜！

（焦仲卿看焦小妹，問好，又問

秦羅敷好，看劉蘭芝）

焦母：今日備得有酒，一家团聚。

焦仲卿：多謝母親。

焦母：擺了上來！

（春梅托盤上，焦仲卿請焦母及

秦羅敷入席，劉蘭芝斟酒）

秦羅敷：嫂嫂爲甚麼不同坐？

劉蘭芝：我廚房還有事。

焦仲卿：母親請！

（大家飲酒，唱一支曲子飲完）

秦羅敷：告辭了！

（唱搖板）

尊前飲罷延齡酒，

祝姨母福壽永無憂，

郊原漸晚歸家候，

表哥！

（接唱）莫辜負家園去覓封侯（下）

（焦母命仲卿送秦羅敷回去；蘭芝端盤子下；焦母和小妹留在場上）

焦母：這才是我的好媳婦哩。（指秦羅敷）

第二場

焦仲卿：（焦仲卿拉劉蘭芝上）
（唱『吹腔』）

會少離多每自傷，

久別回家喜洋洋。

有許多話兒要對你講，

不說相思也叙一叙家常。

焦仲卿：蘭芝你來呀。

劉蘭芝：（溫婉地）我還有事呢。

焦仲卿：有事明天再做（拉劉蘭芝同坐）

劉蘭芝：婆婆要生氣的。

（焦仲卿站起來與劉蘭芝走到台前，望着劉蘭芝）

劉蘭芝：怎麼不認識！（微笑）

焦仲卿：是啊，我此次回家，看你的面色好像是憔悴多了。

劉蘭芝：沒有甚麼。

焦仲卿：你有病嗎？

劉蘭芝：沒有生病。

焦仲卿：是不是母親又生氣了？

劉蘭芝：母親這一向還好。

焦仲卿：我回家來了，母親也會高興一些。

劉蘭芝：（含笑點頭）是啊，母親時常念

你。

焦仲卿：蘭芝，你猜我這次能在家中住幾天？

天？

劉蘭芝：十天？

焦仲卿：不止。

劉蘭芝：半月？

焦仲卿：還不止。

劉蘭芝：怎麼你告了長假不成？

焦仲卿：不是啊，大老爺見我辦事勤謹，賞了我一個月的假。蘭芝，我要与你欢欢喜喜，痛痛快快，相聚這一個月。

劉蘭芝：好容易回家一個月！

焦仲卿：是啊，一個月的時間不算長，但是像我這樣謀生在外之人，一個月的假也就不算短，只是撇你在

家，你太辛苦。
劉蘭芝：千萬不要這樣說，你在外面才真是辛苦。

焦仲卿：蘭芝。（拉劉蘭芝手）常言道：『久別勝新婚』。我們要珍重這千金一刻啊。

（唱『吹腔』）

貧賤夫妻受折磨，

相見日少離別多。

劉蘭芝：（接唱）相思相望青春過，

焦仲卿：（合唱）好比牛女隔銀河。

（焦仲卿上前抱劉蘭芝，劉蘭芝回頭望一望推開他）

焦仲卿：怕甚麼，我們是恩愛夫妻，又不是偷情密約。

（春梅在窗外一声怪笑，焦仲卿怒）

焦仲卿：这才真叫豈有此理。

（焦仲卿想衝出去，劉蘭芝拉住他）

劉蘭芝：你回來，不要鹵莽。

焦仲卿：我要管教管教這壞丫頭。

劉蘭芝：算了，不要去罷！（拉焦仲卿回來，設法把話岔開）坐下坐下

——你方才不是說有話對我講麼？你不是說要珍重這千金一刻的時間麼？

焦仲卿：好，算了罷。（一眼看見筵篴）

蘭芝，許久不听你彈筵篴，彈一曲罷。

劉蘭芝：晚上不要彈罷。

焦仲卿：爲甚麼？（取下筌篲）你看這上面，沾滿了塵土，可見你許久不曾彈過，我好不容易回家來，難道你不願爲我彈一曲麼？

劉蘭芝：夜晚不要驚動婆婆。

焦仲卿：母親生氣由我担戴。

劉蘭芝：还是不要彈罷。我还要前去織絹。

焦仲卿：今天晚上不要織絹了。

劉蘭芝：（想一想）也罷，我陪你下盤棋罷。

焦仲卿：好，我們下棋。只是先要說明：輸了怎麼樣？

劉蘭芝：輸了打手心。

焦仲卿：好，我輸了，你打我手心，你輸了呢？

劉蘭芝：我輸了就去織絹。

焦仲卿：你要是輸了就爲我彈一曲筌篲。

（劉蘭芝似肯不肯地微笑）

焦仲卿：我看你是賴不掉的了。

（劉蘭芝搬棋盤）

焦仲卿：（唱『吹腔』）

大好時光莫空過，

劉蘭芝：（接唱）就怕平地起風波。

（焦小妹暗上）

焦小妹：哎呀，哥哥嫂嫂下棋呀！

劉蘭芝：小妹請坐。

焦小妹：母親教我來跟嫂子學筌篲呢。

劉蘭芝：（自語）母親忽然教小妹來學筌篲，這是何故？

焦仲卿：好極了，你看母親都叫你彈，你還有何話說。

焦小妹：不知嫂嫂肯不肯教呢？

劉蘭芝：就怕我彈得不好。

焦仲卿：你且先彈一曲，讓我听过便知好壞。

焦小妹：可是哥哥，母親有話問你，叫你前去。

焦仲卿：听完一曲，馬上就去。

劉蘭芝：母親喚你，怎好遲慢。

焦小妹：哥哥还是快去罷，免得母親生氣。

焦仲卿：如此我去就來。（下）
焦小妹：嫂嫂啊！

（唱『吹腔』）

哥哥与你真恩愛，
這也是前世修得來，
你治家勤儉能忍耐，
必定是琴瑟永和諧。

（焦小妹拿箏篋撥弄，劉蘭芝不安的樣子）

焦小妹：嫂嫂來彈罷。

（劉蘭芝強笑坐下）

第三場

（焦母拉焦仲卿手走出；焦仲卿執灯）

焦母：（唱『吹腔』）

我兒出外爲謀生，
每日終朝盼歸程，
今日得見我兒面，

喜在眉头笑在心。（與焦仲卿分坐）

兒啊！你在外面可知道爲娘每日在思念你？

焦仲卿：孩兒知道，孩兒經常思念母親。

焦母：你可知道我在家中好苦啊！

焦仲卿：母親的辛苦孩兒時常記在心下。

焦母：你可能想個法子教我不受苦呢？

焦仲卿：孩兒必定努力作人，等到功名上進，教母親也好享幾年清福。

焦母：不是那樣的說法。我是說你的媳

婦太教我過不去了，倘若有個

好媳婦，我又何至於這樣的煩惱

呢！

焦仲卿：（白語）哎呀！我母親又提起蘭

芝來了。——啊，母親，蘭芝有

甚麼不懂事的地方，還望母親多

加教訓。

焦母：教訓不好也是枉然！

焦仲卿：蘭芝到底有些甚麼壞處呢？

焦母：她是又刁、又壞、又懶、又尖、

又刻薄，背地裏說我罵我還咒我死呢！我若能早死倒也不錯，偏偏我又不死，又在世上活受罪！

兒啊，你看教我如何是好？

焦仲卿：我想蘭芝不會壞到這個樣兒。

焦母：你不在家怎麼知道。

焦仲卿：兒在家中一點也看不出來。

焦母：你還不知道她是個狐狸精麼？你

在家中的時節她假意殷勤，裝成孝順；等你一去，她便作起怪來。我從來不敢說她，她一來就是哭，二來就是鬧，鬧的連左鄰右舍都說我是個兇狠的婆婆，罵名萬代。兒啊，我實在是受不住了，你讓我搬出去罷！

焦仲卿：母親你搬到哪裏去？

焦母：我情願出去，與人家燒茶煮飯，掃地縫衣，作人家的佣人，如若不然我就流落街頭作一個乞討的乞

丐，斷送了這條老命也就完了！

焦仲卿：哎呀，母親你說哪裏話來！兒雖是不孝也還能养活母親，何至此！

焦母：我在家裏住不下去，又待如何？

我先問你：你还是要我留在家中，还是要趕我出去？

焦仲卿：母親言重了！母親你老人家如此

說話，孩兒罪該萬死！

焦母：老实對你說，你要留我在家，你

就休了你的妻子！

焦仲卿：怎麼！教我休妻麼？

焦母：休了那忤逆不孝的媳婦！

焦仲卿：哎呀！母親啊！

（唱西皮搖板）

聞听此言如雷震，

教我怎捨結髮情！

蘭芝侍母本孝順，

可嘆她感動不了我偏心的娘

親！

再把衷腸對母論：

第四場

焦母：接明我兒說話心好狠！

罵声仲卿是不孝的人！

你不休妻娘就走，

看你在世怎爲人。

焦仲卿：接明教我休妻心何忍！

將身跌跪地埃塵。

懇求母親再思忖！

母親啊！（跪）

懇求母親開大恩！

焦母：（接明）千言万語兒不听，

情願一死赴幽冥！

我夫，夫主，你去世太早，留下

我兒，寵妻滅母，教我怎樣再活

得下去！你在陰曹地府快快帶我

去罷！（作欲碰死狀）

焦仲卿：母親不必如此，孩兒遵命就是。

——哎呀！天哪！（哭）

焦母：夫啊！

（焦仲卿与刘蘭芝的臥房。刘蘭芝和焦小妹在場。焦小妹向刘蘭芝学簪篸，刘蘭芝且彈且唱，焦小妹漫和之）

刘蘭芝：（唱）春雲卷兮蒼蒼，

大河流兮茫茫，

各天涯兮一方，

我思君兮難忘！難忘！

我思君兮難忘。

各天涯兮一方，

登高阜兮相望，

盼音信兮斷腸！斷腸！

焦小妹：真好，真好！嫂子你真聰明，真

能幹。你又會寫，又會算，又會

織絹，又會裁衣，還彈得這樣好

的簪篸，我真喜欢你。

刘蘭芝：算不了甚麼。

焦小妹：我就學不會，你再教我好不好？
劉蘭芝：（點頭）好，再來罷。

（繼續彈唱。她們正在彈唱的時候，焦仲卿走到窗外小立，悄悄走進去，站在她們的後面，望着；見她們正甚歡喜，不願意把突然的慘變去驚擾她們，他的臉色變得很难看）

（焦母的影子出現在窗外，她叫走小妹，意思要催促焦仲卿休妻）
焦母：小妹出來！

（彈唱戛然而止）

焦小妹：唯！就來。

焦母：不要再打擾你嫂嫂！

焦小妹：是，來了。

劉蘭芝：去罷。

焦小妹：嫂嫂明天見。我明天一定要學會它。

劉蘭芝：明天再彈罷。

（焦小妹轉身走向門口，正見焦

仲卿。她一望焦仲卿的神氣，不覺驚異地叫一聲『啊，哥哥！』焦仲卿似應非應，她便匆匆的走了。劉蘭芝感覺空氣有些嚴重，頗爲不安）

（焦母一見小妹，拉過去与之耳語；焦小妹大驚幾乎失声叫了出來；焦母用手勢制止，拉着小妹下）

（劉蘭芝走近焦仲卿，溫存地問他）

劉蘭芝：郎君好容易請假回家，適才還是歡天喜地，忽然悶悶不樂，所爲何來？

焦仲卿：（長嘆）唉！

劉蘭芝：一路辛苦，休息了罷。

（焦仲卿搖頭不語）

劉蘭芝：難道說在衙門裏受了太爺的責備？

（焦仲卿仍搖頭不語）

劉蘭芝：到底有甚麼爲難的事情，郎君你講啊！

焦仲卿：唉！清官難斷家務事啊！

劉蘭芝：難道婆婆……又生了氣了麼？

焦仲卿：（叫頭）娘子啊！

劉蘭芝：怎……麼？

焦仲卿：適才母親她說……要我送你回家！

劉蘭芝：但不知所爲何事？

焦仲卿：適才母親言道，你不是一個賢良的媳婦，要我早日送你回去。

劉蘭芝：怎麼！婆婆教你休妻麼？

焦仲卿：這是母親的意思。

劉蘭芝：你呢？

焦仲卿：娘子啊！

（唱西皮搖板）

我与你自幼本和愛，
青梅竹馬兩無猜。
你敦厚溫柔多文采，
詩書織錦顯清才。

却只怪母親性情壞，
她逼我休妻理不該。

到如今也只有暫忍耐。

劉蘭芝：你說教我忍耐麼？自从嫁到你家，從無一事敢不順从婆婆——
燒茶、煮飯、織絹、縫衣，清晨不敢晏起，夜晚不敢早眠，近十年來難道說忍耐得還不夠嗎？

焦仲卿：不是啊！

（唱搖板）

你我去求母親把成命收回。

我是想与你同去懇求母親，收回成命，你看如何？

劉蘭芝：婆婆早就有心將我休棄，替你另聘一房妻室，今日既已開口，必定不能收回成命；倘若此時前去求情，也只是自討無趣罷了！

焦仲卿：既然如此，我在廬江作事，我便帶你去往廬江。

劉蘭芝：怎麼，帶我去往廬江？

焦仲卿：到了廬江，借一兩間小房另立門

戶，豈不是一舉兩得？

劉蘭芝：恐怕是兩敗俱傷。

焦仲卿：此話怎講？

劉蘭芝：你在衙中辦事，薪水十分微薄，怎麼担得住兩處的開支？還有，倘若婆婆趕到廬江，你便又怎麼辦？

（此時丫頭悄悄走來偷听）

焦仲卿：這個……廬江既不能去，那就只有逃走！

劉蘭芝：逃走！

（丫頭暗下）

焦仲卿：娘子啊！

（唱流水）

我与你逃出家門外，
此番一去不回來，
地闊天空真自在，
從今不用鎖愁眉。
娘子快快收拾起！

我們就走！

劉蘭芝：郎君呀！

（唱搖板）

你要三思妥當安排。

郎君啊！前路茫茫逃往何處？婆婆和小妹何以爲生？親戚朋友到處傳揚，罵你是寵妻滅母，忤逆不孝，你又何以自解？

如此說來，我們是無路可走的了。焦仲卿，焦仲卿，你真是個無用之輩啊！

（焦仲卿痛苦地伏桌上，劉蘭芝更痛苦；她站近焦仲卿，撫着他的左肩；半晌，她想着只好犧牲自己）

劉蘭芝：郎君不必爲難，就讓我回去罷。

（走向台右一張椅上坐下）

焦仲卿：（起身走向劉蘭芝）蘭芝啊！

（唱搖板）

蘭芝你把心放穩，

焦仲卿不作薄倖人。

我便今朝違母命，

決不讓你撇我行！（在劉蘭芝

身旁坐下）

劉蘭芝：郎君哪！

（唱搖板）

婆婆主意早打定，

不讓我走萬不能。

十年辛苦一身的病，

你家的媳婦難作人。

（焦仲卿撫劉蘭芝手，二人一同

長嘆，沉默半晌，起更）

焦仲卿：（回憶）我們成婚的那晚，你也

是坐在这張凳上，夜已深了，我

催你去睡，你低着头佯睜不睬；

我輕輕拉了你一下，你把身子扭

過那邊，头低了下去；我便坐在

你的身旁，彼此相對無語，只听

得譙樓上鼓打三更……

劉蘭芝：那時我偷偷地看了你一眼，你还

在那裏發抖……

焦仲卿：新婚的甜蜜，如在目前，想不到

今天……蘭芝！……

劉蘭芝：郎君！

（二人同哭。焦母暗上）

焦仲卿：（唱搖板）

都說姻緣前生定。

劉蘭芝：（接唱）爲甚麼辛苦像此生！

焦仲卿：（接唱）爲甚麼恩愛夫妻多不幸！

劉蘭芝：（接唱）只好說天地太無情！

（二人相抱）

焦母：（在窗外）狐狸精不要再迷人

了。

（焦仲卿聞聲驚起，突然抬頭，

咬牙、悲憤、繞室徬徨）

焦仲卿：（唱搖板）

母親的心腸真太狠！

強迫我夫妻兩離分。

看她這樣催逼緊，

活活要逼死我焦仲卿！（失望

地伏倒在桌子上）

（劉蘭芝愕然無語，焦母下）

劉蘭芝：（痛苦地沉默約三四秒鐘。唱『

南梆子』）

到如今走上了絕望的路徑！

難道說真是我生不逢辰！

爲甚麼作女子這樣的苦命？

爲甚麼作媳婦要受人的欺凌？

辜負了郎君他深厚的情分。

（取衣爲焦仲卿蓋在身上。四更）

想不到恩愛夫妻強逼離分！

想我出嫁的時候，如在目前。自

从嫁到這裏，鮮花、首飾不能

戴，娘家帶來的衣服也不敢穿。

略爲打扮，婆婆便要責罵，今日

被休回家，也要梳洗梳洗，嫁時

衣服只好又穿了回去！

（接唱）我這裏強梳粧揭開明鏡。

（打開鏡奩，含淚插花。五更）

內

：車來了！

開箱奩穿起了舊日的衫裙。
（加上一件帔。雞叫，天漸明）
（接唱）听窗外雞聲唱時光逼緊！

（焦仲卿睜眼驚起，看劉蘭芝，拉着劉蘭芝的手）

焦仲卿：（唱西皮搖板）

我看她這就是初嫁的新人！

被逼迫休妻室我傷痛難忍。

叫一聲賢德妻同体之人！

回家去你不必終朝煩悶，

焦仲卿對蘭芝永不變心。

（焦母暗上，焦小妹隨後上）

劉蘭芝：（接唱）郎君免悲傷保重要緊，

蘭芝女不負你愛我的深情！

焦母：仲卿，車馬已齊，送她回去罷！

焦仲卿：（唱『哭頭』）妻啊！（相持痛

哭）

哭）

（焦仲卿無可奈何地扶劉蘭芝出

房，焦小妹含淚走向劉蘭芝，拉
劉蘭芝手，依依不捨）

焦小妹：嫂嫂！

劉蘭芝：（長嘆）唉！

（念）当日初嫁時，

小妹始扶床；

今日回家去，

小妹妹如我長！

握手不忍別——

小妹！

焦小妹：嫂嫂！

焦母：蘭芝去罷！

劉蘭芝：（放開焦小妹。念）

回首別高堂。

（劉蘭芝对焦母一礼（不跪）下，

小妹隨下）

（焦仲卿想隨去，焦母用拐杖一

攔，仲卿不顧，竟下。焦母茫然，

怒目驚視）

第五場

（焦仲卿騎馬，馬慢慢走着，劉
蘭芝坐車跟隨着上）

焦仲卿：（唱二黃搖板）

一路上只覺得天愁地慘！

壓心头千般恨万种辛酸！

只道是作夫妻緣分不淺，

誰想到人世間如此艰难！

車夫：相公，走得有點兒累了，在這兒

歇會兒怎麼樣？

焦仲卿：也好，待我下馬。（下馬，走至

車前攙扶劉蘭芝下車）娘子，在

此歇息片刻再走。

車夫：相公，我到那邊歇一會兒，馬上

就來。（自語）這樣年少的夫妻，

遭了這樣的事情，讓他們多說幾

句話兒罷。（下）

焦仲卿：蘭芝，你在我家受了許多委屈，

從來不曾對我言講，你總說是婆
婆待你沒有甚麼，我知道你有說
不出的苦處。今日我們生離死
別，你有甚麼話都對我說了罷！

（劉蘭芝搖頭不語）

焦仲卿：蘭芝，你在我家，爲着怕母親生
氣，不敢高声說話，只是背人流
淚。你來看，這裏四下無人，你
有話只管說，要不然，你就放聲
痛哭一場，也散一散心中的悶
氣！蘭芝，我可憐的妻啊！

（唱原板）

爲甚麼你對我無有話講？
停辛佇苦暗自悲傷！

我母親情性固執難違抗，
焦仲卿決不是負心郎。

你與我生離死別團圓無望，
爲甚麼不對我訴一訴衷腸？

（劉蘭芝低頭飲泣無語）

焦仲卿：蘭芝，你來看，此地名叫鴛鴦

橋，我与你成婚的那天，我騎着
馬到你家迎接，就从此橋經過。
這些年來，母親不讓你回家，我
們也就許久不到此處，今日我送
你到此橋邊，蘭芝，教我怎生割
捨啊！

（接唱）

行到了鴛鴦橋鴛鴦分散，
從今後你與我隔斷雲天！
嘆我們少年夫妻偏遭多難！
老人家掌握着生殺之權！
海可枯石可爛我心不變，
要將你永世裏記在心間。
叫蘭芝你是我知心良伴，
望你與我臨別一言，我賢德的
妻呀！

劉蘭芝：（唱慢板）

叫郎君多謝你深情繾綣，
從何處表心中的萬語千言！
（轉唱快三眼）

十三歲年幼小學會織絹，
十四歲學會了裁製衣衫；
十五歲學笙簫聲情婉轉；
十六歲讀詩書文字成篇；
到你家作媳婦不敢怠慢，
總想是與郎君和好百年。
對婆婆盡孝心忠誠一片，
千辛萬苦我從無有怨言。
每日三餐在廚下燒茶作飯，
清晨起到井邊去把水担。
一家人鞋和襪由我製办，
衣裳也是我縫縫。
爲幫家用我養蠶織絹，
趕三天，織五疋，一連通宵不
得安眠。

爲家務顧不得身疲力倦，
累得我病上身瘦損了容顏。
總以爲盡孝心婆婆憐念，
想不到只落得玉損花殘！
望郎君多保重你千金之體無須

懷念，

我与你望再結來世之緣！

焦仲卿：蘭芝啊！

（唱搖板）

感謝你爲我家苦心慘澹！

可嘆你遭逼迫受尽了熬煎！

我母親她不能心回意轉，

我發誓忍受这一世孤單！

賢德的妻啊！

劉蘭芝：（接唱『哭頭』）郎君啊！

（二人抱持不捨，天下起雨來，

二人不覺。車夫上）

車夫：哎呀，大雨來了！——相公，大

雨來了，我們走罷！（很同情他

們的樣子）

（劉蘭芝驚覺，輕輕推開焦仲

卿，上車。『水底魚』，焦仲卿

望着劉蘭芝，慢騰騰地上馬；車

夫推車前行，焦仲卿騎馬隨車行

走。起音樂，圓場）

焦仲卿：这……

刘蘭芝：（叫头）郎君啊！（刘蘭芝下車，

焦仲卿下馬相就）前面就是我家門首，我家哥哥性情不好，你不必進去，你我就此分手罷！

焦仲卿：（呆了）……怎麼，就是這樣分手？

（焦仲卿緊緊抓住刘蘭芝的手，彼此都說不出話來，車夫輕輕嘆口氣，低頭站在一旁。最後刘蘭芝決心推開焦仲卿）

刘蘭芝：郎君保重！（忍痛上車，下）

（焦仲卿呆望着，無聲的哭泣，更覺淒涼。樂聲悲憤，風雨交作）

第六場

（刘家花園。刘母坐窗前，刘蘭芝侍立，低頭啜泣）

刘母：兒啊，不要哭了！哭也沒有用處。只是你太懦弱，既不能得婆

婆的歡心，又不能得丈夫的憐愛，你怎麼得了！

刘蘭芝：仲卿待孩兒十分的恩愛，这都是婆婆的不好。

刘母：这也是你丈夫無用：你又沒有犯甚麼七出之條，爲甚麼他就听信他母親的話，將你休了回來？看起來這分明看你好欺負，看不起刘家人。我們刘家從來不會失過這樣的体面，真是氣死我也！

刘蘭芝：这都是女兒命苦，母親不要生氣罷。

（此時内有女子大聲說話，这是刘蘭芝的嫂子）

內：家裏多添了一個人，今日要多煮一升米！

刘蘭芝：母親，女兒回得家來，養蠶織絹，奉養母親，决不連累哥哥、嫂

嫂。

劉母：我看還是另行改嫁爲好。

劉蘭芝：母親請寬恕孩兒，兒不願再作人

家的媳婦了。

（唱二黃搖板）

孩兒早把心意定，

情願守寡不嫁人。

劉母：兒啊！

（接唱）你婆婆休你心腸狠；

焦仲卿也是無情的人。

休怪爲娘說你蠢，

你不改嫁難爲生。

隨你去罷！（下）

劉蘭芝：呀！

（接唱）想不到親生的娘不加憐憫，

回娘家我也是難以爲人！

（哭）啊呀！（坐下）

（劉大和崔太守第三子同上）

劉大：公子來相親。

崔三：愈一心想美人。

劉大：三公子，這就是我家，你且少待。

崔三：使得。

劉大：（上前兩步，看見劉蘭芝）哎呀，

巧極了。公子，你來看，這就是

我家的妹子。

崔三：待我看來。

劉大：（故意叫一聲）妹子！

劉蘭芝：（正在發愁，聽見叫聲，一回头）

哥哥！

崔三：（笑）哈哈……

（劉蘭芝驚下）

劉大：你看如何？

崔三：要得。

劉大：既是要得。

崔三：一言爲定。

劉大：聘禮幾時送來？

崔三：馬上送來。

劉大：講好的數目不能缺少。

崔三：數目有差，你扣住妹子。

劉大：至親好友，求現不賒。

（二人同笑）

崔三：告辭了。

劉大：恕不遠送。

（崔三下）

劉大：有請母親、妹子！

劉母：我兒隨我來！

（劉母、劉蘭芝上）

劉母：何事？

劉大：恭喜母親，恭喜妹子！

劉母：喜从何來？

劉大：啓稟母親：適才太守的三公子久

聞妹子的才貌，前來相親，一見

之下十分滿意；聘禮三千，馬上

送到，豈不是大喜！

劉母：这也罷了。

劉蘭芝：哎呀，母親哪！女兒誓不再嫁，

人家的聘禮教他不要送來罷。

劉大：妹子說哪裏話來？那焦家老狗十

分可恨，焦仲卿那小奴才是甚麼

東西！他不过是一個小小的小書

吏，竟敢無故休妻，另聘了妻室，看不起我劉家的子女。

（劉蘭芝搖頭不語）

劉大：你不必搖頭，我打听得千真萬

確，他要另娶。如今我把你嫁給

太守的三公子，豈不勝強十倍？

一來可以爭回我們劉家的面子；

二來我要活活地氣死那混賬的焦

仲卿。

劉蘭芝：妹子心意已定，決不改嫁。

劉母：但不知那公子他的人品如何？

劉大：說起他的人品啊：他的眉清目

秀，相貌堂堂；言談文雅，舉止

大方；風流瀟灑，富麗堂皇；秉

性忠厚，心地純良；詩詞歌賦，

滿腹文章；真是人間少有，地上

無雙；愧煞多才的宋玉，氣死美

貌的潘郎。妹子嫁去，真是郎才

女貌，福祿鴛鴦，天作之合，五

世其昌。句句真情實話，不敢欺

騙老娘。

劉母：这也罷了。

劉蘭芝：母親哪！

（唱搖板）

我与焦郎盟誓定，

寧死不肯嫁旁人。

劉大：妹子！女人家一定要懂得三从四

德。三从者三从也。孔子說：『

在家从父，父死从兄。』

劉蘭芝：我不曾听过。

劉大：我是一家之主，如今米已成飯，

木已成舟，你肯也要嫁，不肯也

要嫁，你反抗家長那还了得！

（外叫：『聘礼到』，鼓樂大作，

四家人送聘礼上。刘母、刘大迎

接；刘蘭芝怒下）

劉大：請這裏來！

（礼品送到裏面，刘母隨着進

去；四家人出，鄰居數人上；四

家人下）

鄰居：恭喜恭喜！

劉大：不敢当，請裏面用酒！

（鄰居入内，笑声盈耳，灯光轉

暗）

劉蘭芝：（内唱反二黃倒板）

与郎君分別後兩下牽掛。

（上，接唱『廻龍』）

我一身難自主被遣回家！

（接唱原板）

作媳婦供使喚有如牛馬，

吞着声忍着淚苦度年華！

实难忘度良宵灯前月下，

好夫妻惡姻緣鴛鴦浪打，

一霎時他与我遠隔天涯！

嘆母兄不見諒逼我改嫁，

海可枯石可爛我不忘他！

（馬鈴声由遠而近）

呀！

劉蘭芝：呀！

（唱二黃搖板）

听铃声分明是焦郎馬，
這時候爲何事來到我家？

我這裏且等他滴水簷下，

（焦仲卿暗上，四面張望，看見

劉蘭芝）

焦仲卿：（叫）呀！這不是蘭芝麼？

劉蘭芝：呀！

（接唱）見郎君不由我心亂如麻！

郎君！

（焦仲卿、劉蘭芝相抱）

劉蘭芝：這不是作夢麼？

焦仲卿：蘭芝啊！

（唱搖板）

听人說你明朝就要改嫁。

劉蘭芝：（接唱）所說是你早已另聘了人家。

焦仲卿：（接唱）這都是小人的話句句是假。

劉蘭芝：（接唱）我怎肯辜負你另抱琵琶。

叫郎君！——

焦仲卿：（接唱）苦命的妻呀！

（裏面打燈尋劉蘭芝，劉大、劉

母同時叫）

劉大：（內叫）蘭芝！

劉母：（內叫）蘭芝，到哪裏去了？

劉蘭芝：我家哥哥尋我來了！

（劉蘭芝回頭對內一望，再回過

去，焦仲卿湊上擁抱）

焦仲卿：事到如今，只有一死！

劉蘭芝：我与你同生同死！（相抱）

（劉蘭芝送焦仲卿下）

劉大：（上，尋找）蘭芝！妹妹！她到

哪裏去了？（轉身入內）

（起音樂。劉蘭芝低頭走出來，

窗外燈光熄滅，隱隱听得室內賓

客欢笑的声音）

劉蘭芝：这是我的生死關頭到了。

（念）不幸生爲女子身，

落花飛絮總飄零。

國有君王家有主，

造出無窮枉死人！

心中恨，恨難平，

有誰知我此時情！（走向池邊）
秋水一池清到底，

也罷！

憑它葬我斷腸人！（縱身跳人

池內，一隻鞋落池外）

（劉蘭芝跳水聲、笛聲、風聲、
宿鳥驚飛聲。劉大從裏面驚叫『
蘭芝！』）

第七場

（焦母上）

焦母：（念）年老無夫心無主，

還須多爲女兒忙。

媳婦不称我心，將她休了回去，
意欲把姨姪女羅敷配與仲卿。只
是仲卿不願另娶，因此想把羅敷
接到家裏小住數日，使他二人多
多親近，也好教仲卿回心轉意，
已經命人接她去了，怎麼還不見

到來？

秦羅敷：（唱）走呀！

（秦羅敷乘車上）

秦羅敷：（唱西皮搖板）

姨母接我來玩耍，

今日還須早還家。（下車）

姨母！

焦母：哎呀，羅敷，你真的來了！

秦羅敷：姨母你好！

焦母：我好，你母親好！

秦羅敷：好，母親拜上你老人家。

焦母：多謝你母親掛念。

（焦小妹從秦羅敷後面暗上；焦
小妹站在秦羅敷後面，羅敷不知

道）

秦羅敷：姨母叫我前來，有何吩咐？

焦母：我時常想你，接你來住幾日。

焦小妹：姐姐。

秦羅敷：哎呀！妹妹你好！

焦小妹：我好。

秦羅敷：嫂嫂呢？

焦母：她回家去了。

焦小妹：媽媽把她休了。

焦母：呸！不要多口！

秦羅敷：表嫂那樣一個賢德媳婦，怎麼會把她休了？

焦母：你那表嫂真是又醜、又笨、又偷懶、說不上賢德。

秦羅敷：我那表嫂她才是又美麗、又聰明、又勤儉，那樣的好媳婦真難得啊！

焦母：她是好是壞不去管她，也是她自己要走，她走了也就不說了。還是你來陪陪我罷！

秦羅敷：我來陪姨媽，一天到晚会惹姨媽生氣。

焦母：哪裏的話。

秦羅敷：我的人又笨，又多嘴，母親常常討厭我呢。

焦母：我就最愛听你說話。

秦羅敷：我母親就常常罵我，說我講起話來，劈哩拍啦好像打算盤，倘若

衝撞了你老人家那還了得！

焦母：我要是有你這樣一個會打算盤的媳婦就好了。

焦小妹：媽媽就是要你來陪伴哥哥，你願意不願意啊？

焦母：唔！

秦羅敷：作你老人家的媳婦？那真是折磨死人了！

焦母：哪個折磨你？

秦羅敷：不是啊。我是說你老人家福氣大，名氣大；我自問福薄，怕折磨了我自己。

焦母：唉，我有甚麼名氣？（有點不自在）

秦羅敷：個個都說你老人家好，說你老人家賢德，將來好媳婦會一個個送上門來。哎呀，天色不早，我要回去了！

焦母：怎麼這樣心急？

秦羅敷：下次再來罷。

焦母：哎呀，真留不住你，明日我向你

母親來要你啊！

秦羅敷：告辭了！

（唱搖板）

姨母對我真妄想，

羅敷自己已有主張。

從今与她少來往。

（焦仲卿暗上，喪魂失魄的樣子，秦羅敷一見驚駭）

秦羅敷：表哥你好！

焦仲卿：哼！

焦母：羅敷，你劝慰你表哥幾句罷。

秦羅敷：姨母，还是你体谅表哥一些罷！

（接唱急忙走出这是非場。（下）

（刘大『水底魚』急上，手裏拿

把短刀，一把揪住焦仲卿；焦

母、焦小妹大驚）

刘大：焦仲卿，今日我要你的命！

焦仲卿：（毫無反应的樣子）要命拿了去！

刘大：你將我的妹妹逼死，你還有何話

說？

焦仲卿：怎麼！蘭芝她死了？

刘大：難道還有假的不成！

焦仲卿：現在何處？

刘大：葬在西山。

焦仲卿：你閃開了！（用力將刘大推倒，

急下）

（焦母高叫『仲卿！』，焦小妹

叫『哥哥！』，去追焦仲卿，刘

大擋住焦母）

刘大：你这老虔婆逼死人命，趕快賠我

的妹子來！（推焦母）

焦母：（大驚）哎呀！（跌倒）

第八場

（墳地。——深秋。荒林。枯樹

黃葉襯着灰暗的天空。纍纍荒塚間，有劉蘭芝的新墳）

（一個葬坟的老頭張不才，拿着一把鋤頭走過來）

張不才：念世間萬事如流水，

舊去新來不斷忙，

大家休走回頭路，

切莫抄襲舊文章！

老漢，張不才。專以掩埋死者，修理坟墓爲生。到此已是焦家娘子的新坟。老漢念她死的好慘，多替她加上幾鋤黃土，教她入土爲安。焦娘子，焦娘子，你好命苦啊！

（世路茫茫恨滿懷，

萬苦千辛總難挨，

可憐賢孝多才女，

黃土堆中一例埋。（補墳）

（焦仲卿上）

焦仲卿：老丈，這是焦家娘子的新坟麼？

張不才：正是。

焦仲卿：

（對着墳叫）蘭芝，我那賢德的賢妻啊！你死了！你當真的死了麼？哎呀！

（焦仲卿哭倒坟前。張不才搖頭長嘆，慢慢地走下）

焦仲卿：

（唱反西皮倒板）

見坟台不由得萬念灰冷！

（叫頭）蘭芝，我妻，我那賢德的妻啊！

（接唱反西皮二六）

心傷腸斷血淚飄零，

我愛你有的是高潔的品性；

我愛你美麗又聰明。

到我家對婆婆十分孝順，

治家理務勞苦辛勤。

夫妻二人相愛敬，

泰山高，海水深，也比不上你

我之間伉儷的恩情。

實指望同偕得到老，

想不到狂風暴雨喪了殘生。

到如今我叫你你不应，你不

应，我的愛妻啊！

我与你同赴幽冥永不分！

叫一声蘭芝我愛妻！你爲甚麼嫁在這樣的人家裏？像你本來不会死，也不應該死；却緣何兩下永分飛！蘭芝，活轉來罷！我不信春天不会到來，我不信冬天不会過去。蘭芝！草等着就要變綠；花等着就要上枝！百鳥等你來歌唱；蝴蝶、蜜蜂等着你來飛翔；我的命等待着你来搭救啊！蘭芝！活轉來罷！

（焦仲卿伏到坟前，轉暗。台上由蕭瑟的冬景變爲美麗的春景，新綠滿樹，鳥語花香，蜜蜂嗡嗡的聲音隱隱構成合唱。劉蘭芝的坟變成花叢。劉蘭芝宛宛从花中升起，飄然而出。焦仲卿驚喜，

劉蘭芝欣然相就。蜂蝶一齊飛舞）

焦仲卿：蘭芝，你果然不會死？

劉蘭芝：我本來不會死。

焦仲卿：如今是春天了！

劉蘭芝：这就好了！

焦仲卿：我們逍遙自在了！

劉蘭芝：你看東風送暖，

焦仲卿：百花盛開，

劉蘭芝：好一片春景也！

焦仲卿：（唱西皮原板）

喜郊原百花放春風送暖。

劉蘭芝：（接唱）对良辰与美景兩意纏綿。

焦仲卿：（接唱）我与你原本是神仙美眷。

劉蘭芝：（接唱）心相印意相連妬煞神仙。

焦仲卿：（接唱）从今後（蜂蝶舞）再不管蜂

愁蝶怨。

劉蘭芝：（接唱）花長好（花枝搖曳）也不被

風雨摧殘。

千万年天地變真情不變。

焦仲卿：（接唱）有真情抵得住恨海狂瀾。
劉蘭芝：（接唱）倚着情郎（轉二六）並肩

看，

如此春光畫也难！

美艷的晴日送溫暖，

百花爲我開笑顏。

鳥聲爲我千種囀，

蜂蝶爲我舞翩跹。

得與情郎偕繾綣，

永作鴛鴦不羨仙！

（二人唱着，看着，走上台階。

盛大的音樂。舞台上的光變得十

分的美麗，孔雀一雙開屏，二人

樂極擁抱，忽然台後焦仲卿之母

發出顫音。焦仲卿與劉蘭芝大驚

變色）

焦母：（內喊）仲卿啊！你快回來，你

還有你的家呀！

焦仲卿：（念，果決地）這樣的家，我不

要了！（抱緊蘭芝）

（暗轉。再開。春天的幻景全失。

寒風淒厲，黃葉紛飛。焦仲卿呆

立蘭芝坟旁，從腰間解下腰帶）

焦仲卿：（念）今生今世已無緣，

來世來生事渺然；

無端好景都成幻，

願與蘭芝地下眠。

蘭芝！我与你生生世世永不分離

了！

（焦仲卿正把腰帶掛上一根樹

枝，一陣秋風，樹枝搖動；枯草

沙沙作响，山鳥哀鳴）

——劇終——

● 筚篥（フエ・尺八）樂器名，似瑟而較小，用木撥彈之。

劇照說明：孔雀東南飛。高玉倩飾劉蘭芝，
江世玉飾焦仲卿。

京 劇

孔雀東南飛

歐陽予倩 編劇

*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前門區三里河大街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號

營業部東打磨廠158號 電話(7) 2887

電報掛號2887

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號

*

總書號0193(戲字0139)787×1092 $\frac{1}{32}$ 印張48 23,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冊 定價一角二分